

浴火王妃

醉疯魔◎著

一身清冷风起云动，
凤凰初啼已惊天下。
乱世凰女腹背受敌，是选择
振翅高飞，还是屈服命运？

顶级毒辣女佣兵重生古代，素手翻云，剑指河山。
潇湘新晋人气女王
醉疯魔

『凤凰涅槃』系列强势来袭

风云暗涌，战火焚燃。

凤啸九天，惊绝天下。

她与他在穷途中遇见，在末路中执手，红豆初芽，相思不绝。
然而，当情深遭遇叛离，
过往的相爱相守又能否敌过天翻地覆、沧海桑田？

中

青島出版社
QINGDAO PUBLISHING HOUSE

Yuhue Wangfei 中

浴火王妃

醉疯魔◎著

青島出版社
QINGDAO PUBLISHING HOUSE

凤凰于飞，梧桐为栖

第二卷



第一章 瘟疫肆虐



远处的山上有着红红的枫叶，如火如荼，和满布白雪的齐云山两两相对，很是美丽。

众人填饱肚子后，又休憩了一炷香的时间，才卸下了爬犁，改用骡马拉粮车，长长的队伍又开始有序地赶路。此时离镇南关不过半天路程了，但是所有人都没有放松下来，反而抓紧时间赶路。

清歌骑在马上，眉头却是越皱越紧。

建兴城周围的城镇不多，但是也不少，本来应该是人来人往的路上，此时却行人稀少。整个区域给人一种死气沉沉的感觉，似乎有愁云笼罩，久久不散。

镇南关主要守备建兴城，清歌他们押着粮草走进去，只感觉一片凄凉，街道上行人寥寥，几乎无人走动，偶尔听见有人压低了声音，就见说话的人急急忙忙躲到一边去，生怕被人看见了一般。

街头巷口气味非常浓郁——一股中药的气味中夹杂着久病之人身上的将死之气散发出来，明明头上的秋日怡人，却有一股阴冷的气息弥漫在大街上。

沐长风 and 清歌两人骑马走在前面，心头涌上了不好的想法，照理说，此时御天乾应该已经出来接他们了才对，可是现在他们都进城了竟然都没有看见他的人。

巷口有一个鬼鬼祟祟的人，全身包着灰色的布，正探头探脑地看着四周，样子很是可疑。一旁的侍卫立即上前，准备抓他来问话。

谁知，他一转过头来，看到侍卫时就惊慌得好像看到鬼一般，抓住包得死紧的布，他就匆匆忙忙地往后面跑去，大喊：“我没有得病，你不要抓我，不要抓我……”

侍卫一个箭步冲上去，将他狠狠地压倒在地上。他拼命挣扎，那原本包着的布松散开来，露出的脸和手臂竟然是紫黑色。清歌眼中光芒一扫，立即跃下马背，拉开侍卫。

“别靠近，是传染病！”熟悉的声音传了过来，清歌立即抬眼看去，就见御天乾站在大街上，眉目冷冽，目光幽沉地望着这边。

清歌用一块布包着手拉开那人的衣襟，反复查看。这个人身上几乎都是紫黑色，全身腐烂，散发出一股腐臭的味道。

其他人见到御天乾，都纷纷行礼参见。他摆了摆手，吩咐道：“陆风，把粮食安排好，人员都和这边隔离开。”

清歌站起来望着御天乾，冷峻地说：“这个蔓延到了什么程度？有多少人发病？”

御天乾也不犹豫，拉着清歌往前方走去，“从我到建兴城开始便是如此。这场瘟疫来得毫无征兆，都摸不到半点痕迹，每天都有人被感染。汶无颜把感染的人都隔离了起来。他目前也束手无策，正在研究救治之法。”

他的眉头深深皱起，中间是显而易见的细纹，可见他这些天皱眉的次数之多。

清歌随着他穿过大街，看着冷冷清清的街道，眸中光芒一闪而过，“汶无颜现在在哪里？”

她不停地往两边看着，路上很少有人出现，偶有出来的也如惊弓之鸟一般，马上又跑回去。

一座边关之城变成如此模样，怎能不让人觉得沉沉如乌云压顶？

走进军中的一处帐篷内，清歌看到了汶无颜。他也是一脸沉闷，在看见清歌时，他点个头，算打了个招呼，接着又继续埋头和其他军医一起商议去了。

见他如此，清歌并不介意，医者心中最重要的是病人的性命，“我要去隔离的地方看看。”

“你还是不要去的好。”御天乾说道。他见清歌眼神坚定，面上闪过一丝无奈，还是带着她往城中被隔离的地方走去。

还未走到那边，就已经闻到了刺鼻的腐臭味，纵使对里面的情形有所准备，清歌亲眼看见的时候还是震撼了。有全身包裹得严实戴着口罩的士兵正在一具一具地往外拉着尸体，板车上高高的尸体堆积在一起，面上都带着黑斑，嘴角有着血丝。

还活着的人有低着头咳嗽的、有麻木地看着天空的，还有躲在一旁哭的。有



的人本来还帮士兵抬着尸体，嘭的一下就直接倒在地上死去了。

一条条的生命就这么在面前逝去。于战场厮杀的残酷，而是被天命所折磨的悲惨。清歌看着都觉得心中悲凉，她眯了一下眼睛，压下眼中的怜悯，迅速地在脑中搜索着与此有关的知识。

“这些尸体你们会怎么处理？”清歌皱着眉问正在指挥抬尸体的将领。

那将领见一个身量娇小的陌生小将问话，就看了一眼她身边的乾王。御天乾面目冷沉，“她的话等同于本王所言。”

那将领眉目一顿，回答道：“汶神医吩咐的，将尸体抬出城外掩埋。”

“不行！”他话音一落，清歌眉头一皱，马上道，“尸体抬出去一律火化，包括你们之前埋下去的，挖出来全部火化！”

御天乾听清歌如此说，不由得微微侧头看着她的表情，只见她的眉目里有着严峻，更有了然。“尸体埋在土壤内，土壤渗水流到江河中，会传染到江河经过的地方！”清歌说出这句话之后，所有人的面色都是一沉。如此，整个建兴城，甚至半壁大雍都会被传染。

沐长风相信清歌所言，他们从未遇见过这样的瘟疫，她的处理方式，乍一听还是有几分道理的。

清歌问面前的将领道：“这个病人能传染，牲畜也能传染是不是？”

她的声音中自有一股威严，那将领虽然不知道她问这句话的意思，还是恭敬地答道：“是的，城中部分牲畜也感染了，被隔离在另外的地方。”

果然如此，人和牲畜都会感染，加上死的时候吐血和全身布满黑斑这些症状，这传染病十有八九就是黑死病了。

“你们身体的任何一个部位千万不要接触到他们。”说完这一句，清歌转身就朝着方才汶无颜他们所在的帐篷走去，“在发生瘟疫之前，建兴城有没有发生什么奇怪的事情？”

“大的奇怪的事情没有，小的倒有一个。”

“是什么？”任何一个微小的地方都不能放过，这是清歌一贯的原则。他们这个时代的人不懂，她可是知道有些瘟疫并不一定是天然的，而是人为刻意制造的。

“下面的守粮士兵曾经抱怨过，说是仓库里面的老鼠一下多了起来，怎么抓都抓不完！”总兵将知道的一切都说了出来。

果然，清歌清冷的目光中带上一丝肃杀，黑死病还有一个名字，就是鼠疫。这批老鼠来的时间还真是巧。

两国围攻镇南关，引御天乾出兵，随后让劫匪打劫军粮，暗中传播鼠疫，危害边城之人。接下来，就是等着所有人被传染了后，他们就能不费什么力气，一举攻下镇南关，直取大雍吧！

她心内也不由赞叹一声：“好谋划！”眸中却是光芒暗藏，唇边带着冷冷的笑。可惜，这一切，因为有了沐清歌，你们就不要妄想可以成功。打仗谋略她是比不了御天乾，可是这些东西，她知道的，还真不少。

她当下转身，毫不犹豫地对着建兴城总兵吩咐道：“老鼠就是导致瘟疫的原因，你去把城中所有的猫都放出来，不许喂食。让人出城去买猫，家猫也行，野猫最好！”

她眸中暗芒闪动——猫是老鼠的天敌，有了猫，源头就能掐断。

她的声音并不大，落在耳中却有一种说不出的威严。话音一落，总兵立即转身离开，按照清歌的吩咐让人弄猫去了。

沐长风望着她问道：“下一步该做什么？”

清歌看了一眼前方的扎营处，没有答话，大步朝汶无颜所在的地方走去。

御天乾冷冷地扫了一眼四周，声沉如冰道：“找汶无颜，将疫病控制住。”

清歌走进帐篷里，立即走上前去对汶无颜道：“我需要你帮忙提炼药物。”

“你知道如何制药？”还不等汶无颜说话，旁边的一个军医就问了出来。不是他要怀疑，连名满天下的汶神医都束手无策的瘟疫，这个突然冒出来的陌生小将就能解决吗？

清歌毫不理会他们的目光，这些人的话她不必反驳，现在分分秒秒都有人被感染，而提炼这个药物需要的时间很长，她必须有人帮忙。

其他的人不知道面前的人是谁，汶无颜当然知道。他秀气的眉毛紧紧皱起，脸色有些发青，显然这些日子他都在没日没夜地研究这个病，“病源是什么？”

“老鼠！老鼠身上携带着病菌，如果被老鼠身上带的虱子咬了，病菌就会随着伤口进入人体。这种感染潜伏期大概是两到五天，患者会有突发性的高烧，以及头痛、目眩、呕吐等症状，再过几天，会胸痛、咳嗽、吐血，全身出现黑紫色斑纹，最后导致死亡。它可以由患者的咳嗽、喷嚏传染，属于不用接触就会传染的瘟疫。”清歌飞快地说道。

随着她的话语，汶无颜眼中的光彩越来越盛，这些他都知道，但他是在这里观察了之后才得出这样的结论。可是清歌才来到这里，这么短的时间内，她就可以将疾病的病源和发病的症状说出来，就算她去巡视了一圈，也不可能看出这么多，她一定是知道怎么治。



汶无颜一捶手心，满脸都是兴奋之色，“好，你说怎么做？”

其他的军医听了清歌的言论，再看汶无颜的神色，知道有希望了。这些天他们为了这个瘟疫忙得几乎脚不沾地，乾王大发雷霆，更让他们心肝颤颤，如今有人能解除这瘟疫，谁敢不配合？

于是帐篷里面的人开始听从清歌的调配，准备器具的、准备草药的，进进出出络绎不绝。

日升日落，眨眼之间，伴随着秋风送爽，两个日夜已经过去了。

清歌他们经过一番忙碌，终于提炼出第一瓶药水，急忙给一个染了疫病的士兵喝下。观察了一天后，那名士兵的症状明显缓和了不少。

所有人都欢呼了起来，这种药水有用！来不及欢庆，所有的人手都调配了起来。药材源源不断地送进去，一瓶瓶的药水从里面拿出来，分发到病人手中。

这边紧锣密鼓，忙忙碌碌在调制、分配药水，那边的人也不会闲着，有人贼头贼脑的，在偷偷地查看。建兴城外依旧是静悄悄的，一片死气，周围的士兵越来越少，是一点力气都没有的样子。

那些巡逻的士兵面目紫黑，不时咳出两口鲜血，还有的走着走着就倒在了地上。旁边的士兵吓得脸色发青，喃喃道：“又死了一个，又死了一个，都要死光了……”

那人躲在角落里，口中一声清啸，从空中轻盈飞来一只鸽子。他拿出一张小小的纸，写上“兵粮近日已经送到，大雍兵将已亡一半，余者皆染瘟疫”，将纸卷成一条，绑在鸽子腿上，将它往半空一丢。

咕咕两声，鸽子飞上了天空，带着这条好消息，往青鸾和南平扎营的地方飞去。

秋日之下，西风卷上，带着凉意扑面而来。鸽子扑棱着翅膀，飞到扎营处最大最高的一处帐篷外，在帐篷窗口上啄了几下。

坐在里面的青鸾主帅杜冷秋一手抓住鸽子，一手将它腿上绑着的纸条打开，眼里光芒大闪，连声唤道：“好，好。”

她远眺着那巨石建造、半点缝隙也找寻不到的镇南关城墙，眼底冷森的光芒扫过。

大雍的军事工程做得非常好，边关都是紧密难进。如果硬攻，这道城墙加上御天乾的军事才能，他们不知要损失多少兵马，还不一定能占到半点便宜。

可是如今不一样了，大雍兵马半亡，瘟疫传染，满城都是哀兵，人心已散。

东雷夜王果然不容小觑。

她看了看还停留在外面的信鸽，眼眸一眯。他们此行匆忙，粮草带得不多，如今这大雍的粮草也到了，兵马也死了一半，正是他们出手的好时机。

想到这里，她将手中的纸条握紧，挥手招来侍卫，冷声道：“让南平主帅准备好，明日，我们攻城！”如此好的机会，势必一举攻下镇南关，拿下御天乾。

镇南关城墙下，伴随秋风，队列整齐的四十万红盔白甲大军，拉着战车长梯就往城门杀去了。

天空中浮着几朵云彩，轻若棉絮，丝丝缕缕中夹杂着下方浓烈的厮杀之气。

战鼓声声，在空中如同雷声轰鸣，响彻镇南关这一方的天空。

兵临城下，燃着火的羽箭如流星，在飒飒秋风中带着光芒飞上了城楼。

钢铁城门紧闭，大雍的军士都不出门迎战。他们面色发黑，全身无力，站在城楼上与爬上来的人战斗着。

战车轰轰地撞击着厚厚的城门，被瘟疫感染了的大雍将士顾得了城楼，顾不了城下。巨大的战车毫无阻滞地猛烈撞击，城门开始晃动，渐渐地有了要开的迹象。城楼上的大雍士兵开始倒了下去，渐渐地有人往后退去，大声喊着逃命。

城楼上丢盔弃甲，一片狼藉。墨色的火焰旗帜孤单地飘在城楼的最高处，似乎在等待着有人将它拿下。

轰的一声巨响，大门终于被撞开。大雍士兵开始狼狈逃窜，没有一个人守在城门。

青鸾和南平的主帅见到如此，心中莫不欣喜。本国士气高涨得直冲上天，正是攻击的好时候。

联军的旗帜高高扬起，飘荡在蓝天之下。“杀！”一声令下，早已握住手中兵器的青鸾和南平士兵带着浓浓的杀气往前冲去。

冲开了镇南关的大门，里面有稀稀拉拉的兵士还在抵抗，他们面色青黑，根本就没有什么抵抗力，一交战便急速地往后方逃去。

胜利就在眼前，将士都往前冲了过去，毫无抵抗力的大雍兵士让他们感觉无比喜悦，这是有史以来，胜得最为痛快的一场战争了。

青石泛冷的镇南关，微暖的阳光照着。

帐篷外，陆风大步走了进来，一脸正色地禀报道：“王爷，城门被破，青鸾和南平的兵士已经有将近五万冲进城内。”

门帘掀起，微光射进来，照亮了御天乾的面容。他扫了一眼面前的沙盘，冷冷道：“再等一等。”



“是。”陆风毫不犹豫应下，转身出了主帐。

坐在一旁看着建兴城军事模型的清歌微微皱了皱眉，放了青鸾南平的军队进来，已经进了五万，为何还不出手？若是等四十万都进来，他们的计谋不知道还能不能用。

“这五万是探路的。”坐在御天乾另一旁的沐长风望着清歌，突然开口说道。

清歌是何等聪明之人，马上明白了。青鸾和南平的主帅定然也不是痴傻之人，虽然有瘟疫在前，但是他们的对手毕竟是御天乾，先让五万兵士进来试试深浅，就算有埋伏，他们的损失也不会太大。

真是一个比一个狡猾！

她这几天忙着提炼药水，那边御天乾和沐长风也没有闲着，既然有人用计，他们何不将计就计？御天乾吩咐全军将瘟疫已经解除的消息全部压下来，让将士们依旧保持着一种阴暗灰心的状态，造成瘟疫还在城中迅速蔓延、军心涣散的假象。

而两军对战，必定有探子。探子传了消息过去，让青鸾和南平两国以为这城中的兵士都感染了瘟疫，惹得他们按捺不住来攻城。

她抬头看着御天乾，他浑身散发着隐约的霸者气息，冷静沉着，一副成竹在胸的姿态。清歌很清醒地意识到，这个人除了是她的男人外，还是大雍人心中不败的乾王。

果然，等了一会儿，陆风再次前来，“王爷，青鸾南平两国的军队开始进去了。”

闻言，御天乾目如冷刃。他站起来，拉着清歌往外走，道：“走，带你看场好戏。”

清歌与他一同往外走去，御天乾终于要出手了。

青鸾主帅杜冷秋和南平主帅方非跟随前面进城的士兵走进了城内。大雍士兵已经慌乱地逃窜了，方才一番厮杀仿若不存在了一般。

四十万兵马全数进来之后，面对的是一座毫无抵抗力的空城、一座座房子、一堆堆草垛，静悄悄、空荡荡，没有任何气息。

“乾王也不过如此！”南平主帅方非得意地哈哈大笑，络腮胡子抖个不停，眼里闪着贪婪的光彩。一举拿下镇南关后，再灭了染上瘟疫的御天乾，那大雍就无人可抵挡住他们的攻势了，待到他们挥军直下，吞了大雍广阔的疆土，那是多大的荣耀。

“没那么简单！”相比之下，青鸾主帅杜冷秋却冷静了许多。她有四十余岁，脸上都是凛冽的军人之气，是真正在战场上厮杀出来的将帅。此时看着这狼狽不堪的建兴城，她心中却没有多少得意。

镇南关是大雍最为关键的三大关口之一，有多重要御天乾不是不知道。

御天乾当初带十万兵士来镇南关，她可以理解，毕竟攻城比守城要难上数倍，二十五万对四十万，也不算少。

可是他们今日遭遇的抵抗却不到以前她与大雍对战的一半，就算他们被瘟疫所累，素来善战的大雍人也不至于敌人进城之后，没有半点反应。

这城中的居民都不见了，是因为都得了疫病死了吗？

“欢迎诸位前来参观我大雍的镇南关。”一道锐利森冷的声音缓缓从前方的城墙上传了过来。声音因着浑厚的内力，飘荡在整个镇南关上方，清清楚楚地传入每一个人的耳中。

杜冷秋和方非两人一抬头，只见前方高耸的城墙上方，御天乾一袭玄色披风，迎风猎猎飘扬，自成睥睨天下的雄姿。他的身旁有一个红衣软甲的小将，隔得太远，看不清面目，只觉一身清冷，如玉石一般，赛雪欺霜，竟是半点都不被御天乾的风姿掩盖。

两人站在城墙之上，张扬着一股悠然的自信，看着他们如同看着待死的蝼蚁一般。

压迫的气息开始在城中蔓延，南平主帅方非忍不住开口问道：“御天乾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作为主帅，他到底沉稳，未见慌张，可始终有些底气不足。

御天乾微微颌首，冷肃的面孔上墨蓝色的眼眸放出寒刃，“你们倒是配合得不错，压境逼下，让匪劫粮，放鼠传疫，真正是好计谋！”

杜冷秋听御天乾所言，一双厉眸眯了起来，眼中的精光忽闪，“你究竟想干什么？”

“既然你们喜欢建兴城，就让你们和它一起重生吧。”御天乾的声音没有任何起伏，手中朔月忽而一举，长剑出鞘。

“不好，这城中必有埋伏！”杜冷秋拔剑而出，大吼，“撤退！”

可惜，他们醒悟得太迟了。

建兴城外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有士兵将大门缓缓关上，那厚厚的城门啪的一下闭了起来，震起一阵铺天的灰尘，一点光亮也没有投射过来。



“妈的，是个陷阱！”方非大骂道，络腮胡子为他的脸上添了几分狰狞之色，“我们跟你拼了，四十万对你二十五万，不一定是个败局！”

面对这样的情况，还能怎样？杜冷秋敛起那些微的惊慌，冷冷道：“那我们就上吧！”

只不过一瞬间，方才还空荡荡的小屋里就有人蹿了出来，如同鬼魅一般。他们不断地蹿出来，将周围厚厚的草垛一一踢开来，背着东西飞快地向着城中跑去。

那些本来毫无精力、走路似乎都要喘气的残兵，突然一下就从四面的城墙上站了出来。他们带着仇恨的目光射向被包围在城下的四十万青鸾南平联军，一簇簇火苗点燃在他们的箭尖上。

空气中开始弥漫一股熟悉的气息，这股气息让杜冷秋和方非两人全身一颤。

火油！

这是火油的气息！

不等他们缓过神来，燃着火苗的长箭唰唰落了下来，扎在了每个房屋旁边的草垛之上。

秋高气爽，空气干燥。

带着火油的草垛毫无悬念地蹿起了数丈高的火势。

烈火一下就在眼前焚烧了起来，长长的火舌吞吐着一切，似乎所有的东西都变得容易燃烧了。房子、树木、花草，都是一碰即燃。

“天啊……这是怎么回事！”

“救命啊……”

火迅速地蔓延了起来，点燃了那些士兵的衣服。方才还踌躇满志、誓要将镇南关拿下的士兵们一下惊恐得脸色都变了。

被火舌舔舐的人开始狂乱地惊叫，灼热让他们四处奔跑，不断地惊嚎。

城墙上的箭毫不犹豫地射下来，不断有抛石机将火油往城中抛下。火势没有半点减小的迹象，反而越烧越猛。

方非瞬间脸色变青，络腮胡子几乎被满城大火映成血红之色，他拉起骏马往后去，“去攻城门！”

他一声大吼，却发现没人听从他的指令。所有的兵马都乱了，青鸾和南平的将士们眼中都是满满的惊恐。

明明上一刻还是一片寂静的建兴城，如今变成了一个可怕的大火盆。

而他们，就是放在火盆中烤蒸的猎物！

乱了，乱了，这是真正地乱了，方才乱的是阵形，而此刻，乱的是人心！每个人心中都生出了恐惧，害怕那炙热的火焰吞噬了自己。

他们哪里还顾得上往那火焰燃烧的城门方向去，哪里没有火焰，哪里就是他们的选择。方才欲将镇南关拿下的英勇姿态已经荡然无存。

马长嘶，人惨叫，宛若人间地狱。

杜冷秋拉住胯下惊马，一剑斩杀了一名惊叫的士兵，厉声吩咐道：“攻城门！”在死亡的胁迫下，终于有一部分兵士回过神来，往城门处跑去。

打仗不怕死人，怕的就是军心涣散，那等于不战而败。他们在里面慌乱惊嚎，等于是自己将自己葬身在火海里面。

鸣金声起，听见退兵信号，所有能反应过来的人都往城门处跑去，争取逃生的机会。

城门渐渐被疯狂逃生的人打开了一道缝隙。

如同地狱燃烧的城池之中，清歌站在最高处的城楼上，秋风吹过，拂起她落下的几丝碎发从眼前掠过。她的眼底映着这熊熊燃烧的烈焰，依旧冰冷如霜，红色凝成了一点血色，藏在最深处。她遥望着一个穿着帅服，仓皇往城门跑去的身影，一手缓缓向后拿起挂在背后的长弓，抽出箭囊中早已准备好的长箭，眯眼瞄准。

头顶的秋日依旧灿烂，就算城中被火烧得通红，依旧掩不住它的金辉。少女的瞳仁一缩，瞬间清亮得惊人，夹在中指食指间的长箭随着刮过的长风送了出去。

箭头铁黑，带着坚硬的冷锋，破开熊熊的火焰，以极快的速度带着惊人之势对着那已经到了城门前的人飞去。

噗的一声，望着从背部穿透过心脏的长箭，南平主帅一双眼睛瞬间瞪大，带着不甘，从马上栽了下去。

清歌似笑非笑地勾起嘴角。她射出的箭力道不是最强，比起力道，在御天乾的内力前，她不值一提，可是她有她的强项，那就是善于发现破绽，还有快！就算这么远的距离，她也能将人一箭射杀！

南平国，先用这二十万大军和一个主帅，来偿还你们所设下的陷阱的利息吧！

秋风吹起，御天乾搂过身边的少女，扫了一眼下方的火海。

火烧之道，他御天乾用得绝对比南平要好，以彼之道，还施彼身。



御天乾的二十五万将士，一兵一将未损，就几乎让南平和青鸾全军覆没，只有一小部分跟随着青鸾主帅杜冷秋逃了出去。

望着烧得干干净净的建兴城，清歌不由斜眼望着御天乾，“你倒是好大手笔，烧得个精光。”

御天乾转头对着清歌道：“你说的，都要烧个干净，才能彻底消灭病菌。”

清歌懒懒地一挑眉，嗔怒地看了御天乾一眼，她可没说消毒要烧城啊。不过古代的设备做不出大量的消毒剂，烧了也好，以免那鼠疫悄悄地又蔓延起来。

第二日，陆风留下来处理镇南关事务，御天乾、清歌、沐长风、汶无颜四人先行往天越城而去。

那边清歌他们在赶路，这边天越城内有人再也按捺不住，蠢蠢欲动了。

从前线传回来的消息，让凌帝高兴了好几天。二十五万大军丝毫未损，就将青鸾南平两国的联军打了个落花流水。镇南关的瘟疫被沐清歌解决，瘟疫感染死亡的人数减到了最低，百姓对大雍皇族更有信心了。

这一个接一个的好消息，让他如何不开心，连着整个人气色都好了不少，上朝时百官都察觉出他心情好了很多。

淑妃得了这条消息，一张保养得甚为年轻的脸，顿时变得铁青。她将桌上所有的东西都扫到了地上，长长的指甲划过桌子，发出刺耳的声音。

右相贺文坐在下面，看着她美艳的脸上都是阴森，脸上的皱纹更深了几许。他的精神依旧矍铄，两鬓白发却增多了不少，人一下子就显出老态来了。他握着茶杯，轻轻地吹了吹漂上来的茶叶，“你打算怎么办？”

“什么怎么办？还能怎么办！”淑妃心中的怨愤如同江涛一般汹涌，她顾不得仪态，大声道，“现在御天乾又打了胜仗，沐清歌还解除了全城的瘟疫，就算奕辰天天去请安问好，那又有什么用！做国君又不是只要一个孝字就可以！”

她越说越愤怒，两眼似乎有火焰要喷出来，整个人暴躁至极。

贺文看了一眼坐在对面半声未吭的御奕辰。贺文的面色没有太大变化，给人感觉总是云里雾里，看不清楚究竟在想什么。饮了一口手中的茶水，他方慢慢开口道：“你现在也知道了，礼部那边已经有传闻在说，凌帝开始让他们准备立太子的仪式了。”

“什么！”淑妃头上的金步摇随着她的动作猛烈地晃动。

“按现在这个趋势下去，这是迟早的事。”右相并没有太惊讶，作为乱世大国的君王，若没有大的魄力，是很难生存下去的。他将茶杯放到一边，望着一直没有说话的御奕辰道：“皇长孙殿下，你有什么想法？”

御奕辰听到沐清歌三个字之时，眼眸深处闪了一闪，广袖下的手指握紧了。她不仅会武功，现在还会治瘟疫，她究竟对自己隐瞒了多少？

当初她一定是故意的，故意表现得疯疯癫癫，打扮得庸俗不堪给他看。她和六叔在盛宴上根本就不像第一次见面，两人眼中只有对方的影子。

她是为了六叔，所以才做出那些样子让他写了休书，然后一步步毁掉他在皇爷爷心中的形象。

哪里有那么巧，才递出休书皇爷爷就去了沐家，御天乾也刚好出现，一切都那样巧合，怎么会有这样巧合的事情！

御奕辰的思绪越来越深，这是一个阴谋，是御天乾早就设计好的阴谋。他想要皇位，便从清歌那里下手，夺走了清歌的心，然后让她在自己面前几次三番地大放异彩，吸引自己的注意力。

好阴险的用心！枉他一直觉得六叔是大雍的英雄！

原来他早就开始设计他了，是为了那个皇位吧，抢走了清歌，还要来抢皇位，真是江山美人都想要，没有那样的好事！

御奕辰手肘放在凳上，一身白袍干净得一尘不染。他开口依旧温和有礼，“正常的渠道不能走，只能走非正常的。”

淑妃有些意外，又有些惊疑，红唇一启，“你说什么，奕辰？”她的身子几乎要站了起来，朝着御奕辰所在的地方倾去，仿若不相信他刚才说了那话。

相比之下，右相稳重了许多，露出赞许的神色，“好！奕辰，今日舅爷爷等的就是你这句话。”

开始还叫御奕辰为皇长孙，如今直接喊了奕辰，自称舅爷爷，这是明摆着他将御奕辰当成自家人看了，既然是自家人，必定会鼎力相助。坐了这么久，等的就是御奕辰这句话。若方才御奕辰说出什么再等一等、看一看之类的话，他决计不会再帮御奕辰。就算是帮，他也不能帮一个心慈手软、没有半分判断力的人坐上这帝王之位。

“眼下御天乾不在京中，沐清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去了边关，他的左膀右臂只有一个秦雨，还被关在牢中，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！”右相脸上都是狠戾，眼中精光闪烁。

淑妃已经从方才的一番震惊中慢慢反应过来了，说实话，她没有太震惊，这种想法在她心中偶尔也会浮现，但是从来没有说出来过。如今从一贯看起来温和的御奕辰口中听到，她有些惊讶而已，但瞬即冷静下来，“那我们要抓紧时间，御天乾已经在回京的路上了！”

“时间足够了。”右相老谋深算地笑了一笑，微微眯起眼，“御天乾他们回不回得来，还是个问题……”

“原来表哥你早就准备好了！”淑妃又惊又喜，满怀希冀地看着他。

三个人在这里热火朝天地商议着颠覆天下的大事，整个大殿都散发出一种落日之时的阴寒之气。

